

Battle of the Marne

第一次世界大战重要战役

马恩河 战役



◎编著 李乡状



蓝天出版社
www.ltcbs.com

Battle of the Marne

第一次世界大战重要战役

马恩河战役

◎编著 李乡状



蓝天出版社
www.ltcbb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恩河战役 / 李乡状编著. — 北京: 蓝天出版社,
2013.5

(第一次世界大战重要战役)

ISBN 978-7-5094-0919-0

I. ①马… II. ①李… III. ①马恩河会战 - 史料

IV. ①E19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3297 号

马恩河战役

策 划:金永吉

编 著:李乡状

责任编辑:金永吉 吴 娟

封面设计:揽胜视觉

插 画:朱明瑶 丛蕾缙 等

出版发行:蓝天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14 号

邮 编:100843

电 话:010-66983784(编辑) 66983715(发行)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6 开(787 毫米×1092 毫米) 印 张:12

字 数:12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24.80 元

前 言

欧罗巴的烽火，大西洋的硝烟。20 世纪初叶，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人类赖以生存的蓝色星球拖入血雨腥风。其中的马恩河战役更是一场规模空前浩大的战役。

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两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军事阵营在马恩河这片原本宁静的水域两岸集结、交战。尽管双方的士兵都怀着不同的心情，然而对于开战的对与错、是与非，莫衷一是的战争组织者们却喜欢用这种极端暴力的方式发泄和释放。

20 世纪初叶，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领域内都在进行旷日持久的竞争与对抗，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国家对于殖民地的要求与日俱增。长达百年的殖民战争早已将“太阳下的土地”瓜分殆尽，新兴国家因此要求通过和平手段获得同样甚至更多利益已绝不可能。出于对领土的野心和利益的渴望，一些国家就必然不计代价和后果地将整个世界卷入战争的泥淖。

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全球，带走数以千万计的生命，而其间的多次战役更是创造了战争史上最为恐怖的伤亡纪录。但是，成为第一

次世界大战第一个决定性会战的第一次马恩河会战却实在是一个例外。这个被称为第二次“滑铁卢之战”的会战，虽“会”却并未“战”，而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则拉开了德国战败的帷幕。

马恩河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规模最大的战事之一，也是德国速战速决梦想破灭的导火索。德国为荡平巴黎、征服莫斯科经过了多年的准备，当然，它的对手也时刻在提防着枕边的这条毒蛇。

目 录

001	第 1 章	萨拉热窝事件
021	第 2 章	战争一触即发
037	第 3 章	大规模的战争动员
057	第 4 章	马恩河的灾难
077	第 5 章	第一次马恩河战役
103	第 6 章	第二次马恩河战役
117	第 7 章	施里芬计划与第十七号计划
137	第 8 章	毛奇的密谋
147	第 9 章	莽将军克鲁克
153	第 10 章	狂澜砥柱加利埃尼
161	第 11 章	西线的幸运儿兴登堡
169	第 12 章	“黑日”阴影笼罩的鲁登道夫
177	附 录	“一战”大事年表

第 1 章

萨拉热窝事件

15 年前的奥匈帝国风光一时、不可一世。漂亮而温柔的索菲·肖特克作为侍女住在伊萨贝拉公主的宫廷。有趣的是，公主是奥匈帝国斐迪南大公的堂姐妹，迷人的索菲也和斐迪南大公坠入爱河。

马恩河战役

太阳如往常一般从东方升起，平静的表象下埋藏着即将改写历史的“火药桶”。1914年6月28日，就像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战争，一边是和平。

15年前的奥匈帝国风光一时、不可一世。漂亮而温柔的索菲·肖特克作为侍女住在伊萨贝拉公主的宫廷。有趣的是，公主是奥匈帝国斐迪南大公的堂姐妹，迷人的索菲和斐迪南大公坠入爱河。然而身份的不平等成为了爱情开花结果的障碍。这段爱情遭到了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的强烈反对，如果他的侄儿选择了这样的女人作为配偶，就会有失皇族的身份。那是一种让他所不齿的行为。

有些事终将成为爱的代价。两位相爱的人并没有放弃对他们心中向往的美好明天的努力。一年后，皇帝允诺了他们的婚事，他们在获准结婚的同时也同意了皇帝提出的交换条件——斐迪南大公放弃他们的子女要求高位或者充当他的继承人的权利，至此，婚姻殿堂的大门终于在1900年向他们敞开。

然而，在短暂的幸福之后，等待着一对相爱之人的是残酷的现实。婚后，在哈布斯堡皇室的古老宫廷中，索菲长期遭受着人们的冷漠对待，她的孩子马克西米利安·索菲和温斯特也和他们的母亲一样过着饱受煎熬、被人冷落的日子。

对于斐迪南大公一家来说，1909年是相当不错的一年。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在这一年大发善心，将“霍恩贝格女公爵”的称号授予了索菲，舍恩布龙宫的一些宫廷事务允许由她来照料。不过这样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宫廷给予了索菲什么，就连和作为丈夫的斐迪南大公一同乘坐马车这



件看似平常的事也是被禁止的。索菲的待遇和平民几乎是相差无几的，即便是在宫廷的包厢内，因为身份的差距，她也是不可以落座的。在意识里，皇族对他们也是不一样的，宫廷的大典上，其他人进门时大门都是双开，然

而，当索菲和孩子们进入的时候，总是只开着一半的门，像是在警告他们什么。

从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和索菲结婚到1914年，他们的婚姻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尽管这其中有着磕磕绊绊，但是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和索菲之间依旧充满着甜蜜。丈夫爱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作为丈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妻子的处境却因为身份而爱莫能助，这让他的内心很焦急。

1914年6月28日，是他们结婚14周年的纪念日。因为这个特殊的日子即将来临，斐迪南大公心情格外的好，笑容像小溪的流水一般直达眼底。他决定带着索菲去作一次特别的访问，目的地是波斯尼亚—黑塞

马恩河战役

哥维那。驻扎在那里的奥匈帝国军队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斐迪南大公作为武装部队的检察长是必须出席的，既然在那里观看演习，自然而然就得去那里的省会萨拉热窝进行访问，索菲也能跟随大公一同前往，顺便去散散心。

火车站门口，前来迎接的官员早早地在此恭候。斐迪南大公一行下车后，经过简单的寒暄，各自上车驶向萨拉热窝的市政厅，简短的访问开始了。

在皇家，座位的次序是有相当严格讲究的，前面的第一辆车引路，通常坐的是当地的官员，来访问的人在一名当地官员的陪同下乘坐第二辆车紧随其后。因此，萨拉热窝市长费希姆·埃芬迪·楚尔皮茨和他的警察专员盖尔戴博士乘坐第一辆车，波斯尼亚军政府长官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陪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乘坐第二辆车，而大公带来的侍从官哈拉希伯爵则坐在了司机的身边。

斐迪南大公出行的日子真是赶巧了，6月28日也是圣维图斯节，对巴尔干斯拉夫人来说这是个特殊的节日，这个节日也被称为维多万。节日里，街道上万人空巷，波斯尼亚人民在街头形成的人海像是无数个欢乐的气泡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稀疏的宪兵警戒线布置在街道两侧。这些都是按照斐迪南大公的要求来安排的。此时数千名本地部队士兵都在野外演习——斐迪南大公不想让人认为这次的访问和军事有关。这也给此后的暗杀行动制造了可乘之机。

斐迪南大公的来访明显选错了时机，这对他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即使斐迪南大公与波斯尼亚人被奴役没有任何的直接关系，但因为他是皇位的继承人，所以那里的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奥匈帝国统治的象征。

公路线很长，车队在公路上行驶着，没有人知道在公路上的某一地段里，两旁埋伏着暗杀者，为了确保暗杀成功，总共有7个塞尔维亚暗杀者在这里。在这7位暗杀者中最年长者不到30岁，最小的还未成年，他们的心里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将斐迪南大公干掉。在那一刻，无论长幼的他们，眼神中都充满了杀意。

萨拉热窝迎来斐迪南大公的车队已经是上午10点左右。斐迪南大公车队的周围没有任何安全防卫措施，正是这一漏洞给了暗杀者可乘之机。在与米利亚茨卡河并行的阿佩尔码头旁边由于地形的原因形成了一个视觉上的短时间死角，在这里隐藏着两名暗杀者，等待大公的车队。

当斐迪南大公的车队驶过了市中心，过了楚穆尔亚桥，马上就要驶进阿佩尔码头的时候，暗杀者之一的穆哈迈德·迈赫迈德巴西克出现在了桥上，但令人奇怪的是，他什么也没做，只是安静地站在桥上，看着车队缓缓地向前驶进。后来他被捕，在监狱里交代说，在当时一个警察径直地向他走了过去，所以他没有办法扔炸弹，更不可能作出其他一些有危险的动作。

奈杰尔科·察布里诺维茨是与他相距不远的暗杀者，显然他也是要行动的。大公头上的羽毛头盔成了他的目标，他将炸弹猛力地投掷过去。但是，因为紧张，他几乎完全没有考虑投掷角度的问题，那个夸张的姿

马恩河战役

势几乎完全暴露在了车辆前方的视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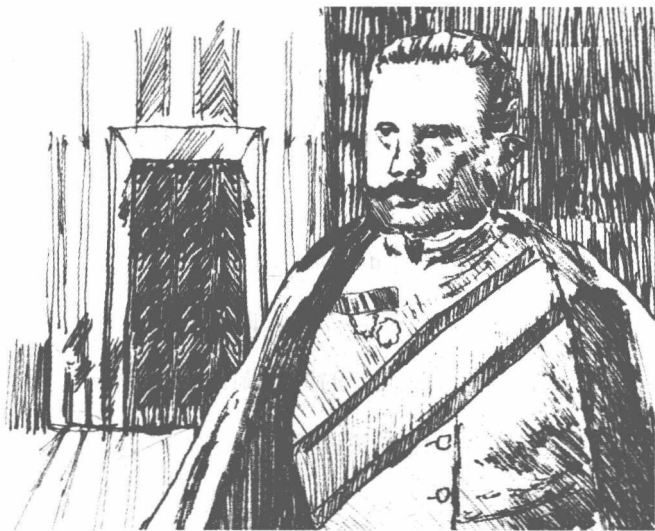
斐迪南大公座驾的司机堪称经验丰富，他反应很快，看到这个人的手势，就知道一定会有危险发生，立即加快速度，幸运的是帆布车篷将炸弹弹了起来，掉落在地上，斐迪南大公的车子没有什么事情，但是紧随在斐迪南大公车后的第三辆车恰好行驶到了炸弹前，炸弹爆炸了，前轮胎被炸碎，碎片将车上的人炸伤了，当然路边的旁观者也被波及了。

暗杀者立即吞下一小瓶不明液体，然后跳河企图自杀。河水的水位比较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他就被旁观的市民打捞出来，上岸后的他一直呕吐不止，同时还遭到围观者的殴打。

经过简短的询问，警察只是了解到这位袭击者出生于萨拉热窝并且是一名印刷工人，其他的情况就全然不知了。暗杀者此时非常痛苦，因为跳河前服下的毒药已经开始起作用了。但是，他仍然极力保持着头脑清醒，对于暗杀事件一字都不回答。弗兰西斯·斐迪南对这一突发事件很恼火，但是并没有对这个暗杀者进行进一步的审讯，而是催促其他人说：“这个人一定是有精神病，我们继续按照原计划进行吧。”不过严肃的表情中透露出一些恐慌。

一行人迅速驶往市政大厅，伤者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随后，车经过守在路旁的另外三个暗杀者，不过由于没有什么好办法，所以他们并没有动手。

按原计划，车队到达了市政厅。在欢迎典礼上，楚尔皮茨市长首先要致欢迎词，就在这时，愤怒的斐迪南大公抓住了他的胳膊，大声地说：



“市长先生，我到这里是进行友好访问的，结果你们竟然用炸弹来欢迎我，简直是太过分了！”市长不知道路上的情形，对斐迪南大公的话感到莫名其妙，正当他准备询问的时候，斐迪南大公压抑住自己暴怒的情绪，说：“你可以继续了！”

被弄得不知所措的楚尔皮茨整理思绪后开始演讲，此时的斐迪南大公已经在妻子索菲的安慰下平静下来了，听到楚尔皮茨市长的充满赞美的演讲，斐迪南大公非常高兴，表示对萨拉热窝的好感与关注是不会因为此次炸弹事件而改变的。

对于上午所发生的不愉快的事，典礼结束以后，约瑟夫皇帝收到了斐迪南大公即刻的电报。之后，斐迪南向波蒂奥雷克将军发出了一个质疑，发生这样的袭击事件之后，是否还继续按照已经宣布的计划进行。他在波蒂奥雷克将军那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同时也获得了不可能再有什么行刺企图的保证。

国家博物馆是原定访问计划所安排的下一个行程。但是，在去国家

马恩河战役

博物馆之前，斐迪南大公听说那些被炸弹波及的伤者已经被送到陆军医院治疗的时候，就表示自己要去探望。在他的坚持下，当地官员同意了这次的行程，但是斐迪南大公要求妻子不要陪他去，留在这里等他，可是他的妻子索菲很坚决地表示要一同前往。

心有余悸的一行人待行程确定后便依次进入了市政厅外面的汽车中，这一回座位次序大体上和之前相同，只有一个人的座位发生了改变，那就是哈拉希伯爵。他不再坐在斐迪南大公的车的副驾驶位置上，而是站在汽车左面的脚踏板上。他是为了保护斐迪南大公夫妇的，因为上次的炸弹就是从这个方向扔过来的。

车队转变方向是在行驶到离市政厅不远处一座桥的时候，当车子转向后，波蒂奥雷克将军发现了路线错误。按照原定的计划，车队去医院的路线是要沿着码头行驶的，而现在则是走的老路线，向右转入弗兰西斯·约瑟夫大街，朝着博物馆驶去。于是，波蒂奥雷克将军立即命令司机掉头驶向相反的方向。

也许命运中埋藏了无数个巧合，偏偏被他给碰上。斐迪南大公的座驾在转向的时候停在了暗杀者加夫里洛·普林奇普的面前，他是暗杀者之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最坚决的一个。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他与斐迪南大公的距离只有几米远，这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立即拔出一支比利时小手枪，两发子弹向斐迪南大公呼啸而去。

一枚子弹直接击穿了斐迪南大公的脖子，他的颈静脉破裂了；接着，第二枚子弹射进了索菲的体内。斐迪南大公和索菲似乎没有感觉到自己

已经中弹，依旧坐在那里，目光依旧注视着前方，但他们再也没有力气发出任何哪怕是些微弱的声响。这一突发事件将斐迪南大公的侍卫官吓呆了，他没有反应过来，还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呆呆地看着斐迪南大公夫妇。

对刚才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察觉的波蒂奥雷克不知道斐迪南夫妇已经在刚才的射击中双双受伤，出于责任，他料想接下来一定会再次发生危险，于是马上命令司机转向，回军政长官的府邸。

然而，他下达了这个命令之后车子掉头转向时，哈拉希正准备侧过身来和斐迪南大公讲话，但是，话语在他的口中噎住了，此时他所看到的景象让他震惊不已：大量的血正从斐迪南大公的口里喷出，并且溅到了他的右脸颊上。随后，斐迪南夫妇轻微地挣扎两下就昏迷了，一切都来不及了，约上午11时，斐迪南大公夫妇死于失血过多。

暗杀目的已经达成，普林奇普笑了，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进行下一步了。于是他将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但是，旁边一个人抓住了他的手，让他不能自杀。就在这个时候，警察已经过来了，将普林奇普包围。

为了不留下遗憾，普林奇普拼命地挣扎，他将准备好的氰化物拿出来，吞下。本以为能很快结束自己生命的普林奇普和上一个暗杀者察布里诺维茨遇到的情况一样，氰化物没有让他快速死亡，而是感到剧烈的疼痛、痉挛、恶心和呕吐，这是生不如死的感觉。

回忆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它往往调动了很多的元素来参与并试图

马恩河战役

解释和稀释什么。经过对萨拉热窝事件的回忆，当年很多人有一种感觉就是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一定会被杀掉，也许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但是这种感觉很奇妙，心知肚明。这就表明这场悲剧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必然会发生的。

这边已经是鲜血四溅，而那边则是如若平常。此时，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正悠闲地在他位于萨尔茨堡附近的巴特伊施尔的夏季别墅里休息，他准备在这里度过炎热的夏季。这时，77岁的侍从官爱德华·帕尔伯爵走过来，告诉他这一起凶杀案件。

约瑟夫得知这个噩耗后，闭上了眼睛，他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然后，他自言自语道：“真是可怕！这是上帝对他们违背自己的惩罚，对我不能维护的进行了维护。”在约瑟夫的心里，他一直认为他的继承人之所以遭到这样的事情是神的惩罚。

这时，海面正举行着庆祝连通北海与波罗的海的德皇威廉运河建成19周年活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出席这次的纪念活动，当他收到斐迪南大公身亡的消息时正在游艇上。虽然今日的地位已迥然各异，但是威廉和弗兰西斯·斐迪南一直以来都是非常要好的猎友和同辈，他是真心地喜欢这个朋友。

当斐迪南大公被刺身亡的消息从侍从的口中轻声传入耳内的时候，威廉二世的脸色立刻就变白了，他表情沉重，没有任何言语就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有时在悲痛时的沉默是极其恐怖的，就像水在不停猛涨之后会一泻千里，以强大的力量挥散开去。

表示深切同情的慰问电讯从世界各地像雪片一样飞到奥地利。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发来电报；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宣告为此致哀；就连沙皇尼古拉二世也表示致哀。

在这一影响巨大的恐怖事件发生以后，萨拉热窝似乎又恢复了平静。但是，在第二天的清晨，痛苦的人们变得异常愤慨，塞尔维亚人的居住区被一群流浪者所劫掠，他们大肆报复着这次谋杀。萨拉热窝的住宅、学校、商店和一些公共场所都遭到了攻击，当地居民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敏锐的警方很快注意到了这一非同寻常的暴力事件，波蒂奥雷克派遣了一些部队进入市区维持秩序。部队进入市区之后，很快地就将事情摆平了，但那只是表面上的。这场已经造成了包括一对外国储君夫妇在内的 50 人左右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袭击，作为当地管理者对其由来不可能不被要求拿出一个明确的说法。整个国家的警力都被调动了起来进行调查，很快就从搜索到的信息中得知，死亡的那一个人是一个暴徒，是塞尔维亚人在反抗暴力时打死的，暴力还在继续。

对于大公的死，警方严密追查，但还是有一个共谋者逃脱了警方的追查。即便是这样，警方还是认为他们知道了很多内容，警方还在搜捕可疑的颠覆分子同时，捉到了一个名为丹尼洛·伊利茨的人。丹尼洛·伊利茨正是那个警方追逃的人。在捉到他之前，前面所有被捉到的人都一口咬定他们的刺杀行动是单独进行的，不属于任何组织。

但是伊利茨却在被捉后提出了交换条件，这其中有两点原因，一是